

「習天書，學鑛法，

猶如反掌……」

憶 謹 教 授

東木

凡是在平越交大的同學，都會見到一位怪模怪樣的人物，他，是六十一歲的長者，身體體壯，有一付尊嚴的臉孔，鼻下留着濃黑的一字鬚，不論寒暑頭上都戴着一頂類似水手的白帽子，右手裡總拿着一本厚約六吋的書，用外八字的步伐，從東門踱到福泉山來，「喂，謹教授來了！」，鑛冶系的同學便進入教室候駕。

謹教授湛溪，是貴州平越人，早年便向外發展，畢業於前京師大學堂，獲得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採鑛工程師學位，歷任河北井陘鑛務局副局長，整理漢冶萍煤鐵公司專門委員，湖南華昌鑛公司總工程師，雲南箇舊錫務工程處總工程師，貴州省建設廳長，歷辦公私鑛務垂三十餘年，足跡幾遍中國全境的名鑛大山，學識淵博，經驗宏富，在母校任教七年，算是鑛冶系的台柱教授之一。

我們鑛冶系的同學對他都十分景仰，沒有人不願

意聽他的課，只是沒有人能全部瞭解他講的是什麼，他有許多話要說，但是由於發音特殊，語氣不能連貫，往往說上一個斷句，便停頓了半天，再在黑板上隨便畫上一兩筆，再做一個姿勢，或再說上一個斷句，便算完結了所要講的課題，同學們也只好把他所說、所畫、及所做的，當做啞謎猜，自己去瞭解它罷了。因此，大家對那本六吋厚的「Mining Engineers' Handbook」，都認為是一冊「天書」。既然獲得了「天書」，當然要靠自修和大家互相探討，去解決一切，到了實在解決不了時，才提出問題求教，所得到的解釋，我們都會感到滿意。尤其和謹教授討論鑛場的實際問題時，總可得到他的許多意見，在我們聆聽他的意見時，我們的腦筋還是要同時執行兩種任務，一面要把他的斷句、語氣、和手勢迅速地在腦中加以整理和組織，一面要瞭解他的意見是什麼，所以，我們的腦子必須有「電子」的敏感，才能解決問題。

各位學長看到上述的追憶，我想一定會替我們皺起眉來，這樣蹩扭地聽課，誰有耐煩呢？可是我們一點也不煩，我們有高度忍耐力和研討精神。你們不是都知道一個著名的故事，叫做「張良受天書」的嗎？張留侯當時年紀雖青，却有極大的「忍」的工夫，使

把上老人認爲孺子可教，授他天書；他便從此勤研天書，立功立名了。因此，我們鑛冶系的小夥子們，也都以留侯爲模範，大做其忍耐與自修的工夫，既獲「天書」，何不好自爲之。

諷教授不苟言笑，把卷不倦，他自己的肚皮裡裝滿了學問和經驗，只可惜不能以語言順利地表達出來；「那麼，他可以用筆呀！」，你們說得對，他是要用筆來表現的，當時他正從事編寫一本「中國鑛業工程師手冊」，遺憾的是：到了我們離開唐院，還沒有看到此一鉅大著作的完成。

現在我身邊還保藏着他一篇文章，題目是「戰後工業建設之方針」，雖時過十餘年的今日，但他的原則性意見，還可值爲參攷；我就把它抄錄於后，聊表紀念吧！

「戰後物資，爲同盟各國互給互足，非一國自給自足，乃盟國全體自給自足。」

「戰後吾國以守式國防爲物質建設之中心。」

「所謂守式國防，即在吾國境內任何地點，任何時間，能湊集足以抵拒任何想像敵人之陸軍及其所需之空軍，水軍則只供江海巡邏。」

「依此項中心推算，應需之鐵道及其他運道等。」

由鐵道等再分別推算建造之鋼行車之煤等，再分別應輸入或自產，自產亦需輸入，如工具機械等，由此項中心推出之輸入，名曰「必需輸入」。

「吾民日用所需，盟國中他國所多，應輸入者，名曰「日用輸入」。必需輸入與日用需入之和數，名曰「總規輸入」。由總規輸入推出之相等輸出，名曰「總規輸出」。

「由總規輸入查出生產所需人班（一人工作八小時爲一人班），謂之「他人班」。由總規輸出計出生產所需人班，謂之「我人班」。以他人班爲子，我人班爲母，所得之商，名曰「我生活率」。

「工業建設之方針爲：

甲、提高我生活率。

講求方法，使此數長高，期至於一。

乙、提高我生活程度。

是即增產增耗。

「我生活率，又稱「經濟率」。一物料用之，或多用之，有裨益於吾民生活者，依經濟率斷自產、或輸入。自產者產，輸入則產他物料以易之。何工業應興，應不興，及興之量，由此經濟率斷定。」